六朝通鑑博議

四

洛陽

臣燾曰臣於魏孝文徙都之事而益知天意之所在矣裔而謀夏夷而亂華豈天意之所與哉今孝文又以封豕長蛇之性薦食上國卜宅中土遂欲以氣吞江南而有之其無中國甚矣於是上天震怒速底其罰孝文遷都之後坐席未煖太子畏熱則反諸王至山東則又反大臣歸河北則又反雖夷狄之性不安於中華然亦可以知天意之所在也孝文不知畏天貪婪之心死而未

不可以與人而况多事之時可數棄之哉江左自元嘉之後股肱肘臂之地失亡幾盡要所存惟義陽爾義陽之地外通淮汴内連荆揚彼此津要行師之道義陽存則壽陽可復壽陽復則兩淮可收義陽失則非惟絶兩淮南望之意抑亦為建康後日之憂此國家之禍男機女運夫復何疑而梁之將不救梁之主不問棄以予人不甚顧惜夫兩淮失三齊又失義陽區區江左百孔千創補治之不暇何以圖人梁之不競有自來矣

魏邢巒戰于睢口懷恭敗績懷恭復於清南築城巒與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器械精新軍容甚盛軍次洛口前軍克梁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邢巒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

臣燾曰知其術之不才而用之者謂之狂不知而用之者謂之愚狂愚之人敵之福也故魏之將為柏直而漢高喜袁紹之將為顔良而魏武喜汝州之守為元平而希烈喜孱君庸主自賢其臣以資敵人固無足怪而梁武以英傑之資與臨川親兄弟間平居相處固知其不為才而況當開國之始興問罪之師此敵人所以伺候以為進退四方之所觀望以為去就其舉也不可謂之輕武帝不以屬之韋裴龍虎之將而付之頑嚚不友之

風怒火盛烟塵冥晦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魏軍大潰英見橋絶脱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而崩悉棄其車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

臣燾曰善戰者小挫益厲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出敵之不意小勝益急所以乘敵之不支昔者項羽之東漢人追之不復顧盟薛仁杲之走唐人追之不復援師

以為施刃之勞既已一克則破竹之勢固當盡解南人
分裂迭相攻討南人以百萬之師潰之洛口江揚危懼
荆襄震恐此天以梁賜魏也魏人不知乘鋭挫堅守城
不進使韋裴之徒得徐為之計反為所勝棄甲投戈奔
走不暇此天以魏賜梁也梁人固當乘之不可失矣出
吴越之甲發淮泗之衆間出其後直趨馬頭柴險道塞
歸道使魏之匹馬不復北還而元英之徒矜甲麾下乘
破英之勢席卷而前威震内外自江以北無立草矣惜

其君臣之志止於退敵失此機會遂無恢復之期

武帝使董紹還魏通好魏主不從

七年正月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既克垂瓠命於齊苟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以易紹移書未至上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

六朝通鑑博議卷九

宋 李燾 撰

作淮堰

十三年二月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

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

臣燾曰天下有太利聖人不輕為非惡利也以其所害有大於所利爾河之勢天造地設自神禹不能回特因其勢以導之況下於禹者乎故孝武之時嘗事匈奴而齊人之計欲回河水注北中可使終漢之世無北顧之憂非利不大也而武帝不受以為區區之力豈能與天地爭未必有功徒自耗爾南北之時魏梁相持壽春在魏梁人欲之不患無隙而輕信弗詢之謀重營難成之

事求堰淮水以灌壽春立計新奇造端宏大恃其區區之衆欲與淮爭勢與天地爭力自勞其民決無所就不待智者而後知借使梁人用堰淮之衆以戰何戰不勝用堰淮之財以食何食不足養財蓄力以乘敵釁壽春固在其掌股中矣不知何苦而為此計也

魏元法僧以彭城來降尋復失之

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乂見乂驕恣恐禍及已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

境所向皆下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

口

臣熹曰梁之失計未有如失壽陽之謬也江左自薛安都之變而失彭城常珍奇之變而失垂瓠慕容白曜之攻而失三齊魏孝文之攻而失五都元英之攻而失義陽四垂藩籬開徹殆盡而不足為建康危者壽陽存焉耳壽春者淮南之根本淮北既去則淮南當守淮南欲

韓軌督諸軍討景二月魏以景為太傅河南大
行臺上谷公庚辰景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
上表請舉十三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
射謝舉等皆曰頃歲與魏通和邊境無事今納
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雖然得景則塞北可清
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
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
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

乎神茂曰黷雖據城是監州耳王若馳至近郊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我也神茂請帥步騎百人先為鄉導壬子景夜至壽陽城下黷以為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此鎮願速開門黷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神茂曰黷懦而寡謀可說而下也乃遣徐思玉入

治則神禹不能為功膏肓而後救則扁鵲不能為術故智者欲其辨之於早也侯景之凶其處心積慮固非一日五尺童子皆明知其心而武帝不知也及其渦陽敗績匹馬南還誅守將奪壽春不以事上聞反形見矣武帝固當少悟而徐為之計當此之時景兵新敗銳氣未復初得壽陽士心未定若乘敗氣之未復衆心之未定命將出兵而問其罪閤結壽陽士心使為内應内外壓之則侯景之命一夫可制此之不圖俟其徑度采石直

欽定四庫全書

六朝通鑑博議卷十

宋 李燾 撰

岳陽王詧與湘東不和求援於魏魏人遣將經畧江漢

三年十一月岳陽王詧既與湘東王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滎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

景之亂梁室遂微高齊遣辛術掠江淮藩維之勢無復存矣西魏遣尉遲迥入益州上流之援無可恃矣及後梁國于襄陽又遷于江陵則扼吾之吭折吾之脊不得高枕而卧矣此陳之所以尤為弱也宣帝大建中雖命吳明徹乘高齊之衰收復淮南又欲經營徐兖而乘周人滅齊陳師敗於清口由是自江以北復歸於周夫荆襄之地既以陷沒上流不安乃欲遠爭彭汴其功之無成宜哉大抵吳蜀相應如左右手茍與人鬬左手雖奮

譙太守克石梁城五月己巳梁城降癸酉陽平郡降甲戌徐槾克廬江城歷陽窘蹙乞降黄灋氍緩之則又拒守灋氍怒帥卒急攻丙子克之進軍合淝合淝望旗請降己卯齊北高唐郡降乙酉南齊昌太守黄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内史任忠軍于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辛丑吳明徹攻壽陽堰淝水以灌城乙巳躬

定僧辯南刼齊師取梁國如反覆手繼以文宣之恭儉勤政而徐陵吳明徹佐之君臣父子豈下孫氏而長短異效强弱殊勢何也吳得荆通蜀而陳失之也荆蜀居江之上流敵得之可以順流而窺我我得之可以據流而拒敵呂蒙用於吳而欲收荆陸遜用於吳而欲收蜀誠以利害之地不可不先圖故陳氏之失失在於急爭淮汴緩圖荆雍蓋淮汴之地前限大江猶在城郭之外可以施扞禦之力若荆蜀之勢則竊發肘腋直擣心腹雖

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豐州刺史皐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衆入淮樊毅將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蕭摩訶帥步騎趣歷陽戊申章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陵為大都督總水步軍衆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

以為善攻而諸侯之所以為不善守周之取陳蓋用是道惜乎陳人之不早悟也方其取蜀取漢東取沔北既而江北之地又盡取之斬其指爪而陳不知痛及芟夷殆盡方欲出兵而與人鬬何其悟之晚也古之人尺地一民不輕以予敵恐其浸淫疽食將及於心腹耳

隋取江南

隋高祖開皇九年正月乙丑朔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